

新豐文叢



(長篇創作)

大地城

豐村著

新豐文叢
(長篇創作)
大地

著作者 豐

村

發行者 韋

秋聲

發行所

新豐出版公司

總經售處

新豐出版公司

上海北京西路二三九弄六號
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滬版

第一章

軍隊像一陣亂旋風一樣，開拔走了。

x x x x x

那些老總脊樑上揸着疙瘩成楞的大行李，鎗洞上挑着印花小包袱，拉成着不見盡頭的欄牛鏈一般的長隊，浮土扛天地走着，看他們那種行軍的勁頭，好像是一個官長教出來的一模一樣的架勢：帽子蓋在後腦瓜上，幌着膀子，大鎗斜橫在脖子上，一條胳膊大摔着。有幾個老總還用着乾裂的硬聲音唱着：

三國戰將勇，

首推趙子龍，

.....

老總們總是帶着那種威森森地神氣，老是像說：

「老爺這一份，可不是好惹的：——俺們就是憑着這個吃喝哇！」

嘩察布，嘩察布，……流滾的長列一直向前拉着。

塵砂壓着老總們的頭頂，濃霧一般埋着行進的長隊，翻着身，打着團轉飛躍。

官長們都像是從口外來的老手馬販，騎着雜色的馬匹，從那帶着黃病色的麥地裏，排成一片片的旋風似的長列，驚瘋地跑着。——那些剛剛牽出窠屋。車轅和鞵套的馬匹。不懂得顛跑，只

是蹶起脖子，歪着頭，搖晃起笨拙的屁股和尾巴，死裏死氣地跑着，於是，塵土揚起了大旋渦，旋渦連成砂嶺似的長隊，滾滾地流奔着。

牛車拉成長長的雙行，死板板地格咚着。車上裝個滿載，壓軍的老總鼻子發軟地擺着頭，大槍掛在兩膝中間，打瞌睡。趕車的那些莊稼漢，帶着綿頭綿腦的樣子走着，一手把牛鞭扛在肩膀上，一手抓着撇繩扶住車轆桿。他們都低拉着頭，腳步邁得呆鬆鬆的，臉上給塵砂封粘得發乾。

那些牛低着頭，用蹄蹶劃着地皮走。

莊稼漢親眼看着自己的牲口無精無神的疲乏樣子，心裏就痛楚地想道：

「在家，誰家的頭牯也沒這樣使喚過，像這個走法一準會走壞咧。」

他們想着，心裏一酸，乾燥的嘴唇就說道：

「小牛，安生走，到前邊，可好好喂飽您。」

一個臉上印着大槍疤的老總，膀子幌着幌着，心裏就不耐煩了，他從槍筒上抓下一個小包袱，抽出兩床紅色圖案的花被面，打量了一會，就用刺刀插了兩下子，扔到麥地裏去了。並且說道：

「老爺走哪吃哪，到哪住哪，要你幹甚！」

旁邊那個黑豆眼的老總，鬆了鬆肩頭，插嘴說：

「爲啥不梢給您二嫂子？」

「我怕你妹妹不乾淨哇！」

前後十幾個老總的直鼻子笑一陣，又疲乏得不能支撐似的沉啞住了。嘩察布的前邊的聲音響

着，牛車格咚着，發冷的馬叫聲，遠遠地飄忽着……」

黑豆眼的老總，耐不住這股沉呆的悶寂似的，就鬆一鬆肩頭，說道：

「當兵，一年不打幾回仗，就該算倒她娘的霉喇。」

槍疤臉的老總，那塊疤痕抽了幾抽，說：

「老爺們混的就是這個年月。」

「那真！」後邊一個老總開朗着聲音說。「這回能打開兩座城，哪舅子不回家接文書去。」

「這個人吃人的旱年頭，要地有毯用哦？」

「別說那，」那個老總說。「還是有幾畝地是根本。」

平常總是帶着沉鬱鬱地神氣的那個老總，睜大眼睛望望這幾個伙伴，用袖子擦一把臉，

說：

「您看吧，」他用勁拉拉兩個嘴角。「能把老段打個稀流嘩啦，天下成了吳大帥一個人的天下，啥也不會愁咧。」

塵砂罩着太陽，太陽發着病黃色，暈暈沉沉地罩着大地。

司務長騎着一個小小的毛驢，一蹶一跳的跑過來，他向老總們送一個高興的笑臉，斷着聲音

說：

「總司令的命令來啦，打敗老段，齊發五個整月的餉哩！」

老總們都蹙着頭望着他，沒有誰說話。他一蹶一跳的跑走了，塵砂把他掩沒了。槍疤臉的老

總搖搖頭，嘆一口氣，說：

「這事又不準頭。」

「這個滑頭事，碰了不再碰啦！」黑豆眼的老總說。他用鼻子，自信自強地哼了兩下。「攻下一座城要準自由三天，俺情願不要這個餉。」

x x x x

「報告司務長，一個屬人也沒有。」

司務長在院子裏費心費血地思索着什麼似的，那樣子沉悶又單調。但，他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，他着急了，他忽然轉過身來，臉面歪在那個老總的嘴巴底下，說：

「你當兵都當瞎啦！去翻！你這熊包，去翻！」

連長背着兩手出現在屋門口，發着惱說：

「沒有燒的，有門有窗戶！沒有吃的，還有活牲口！」

那一個老總趕快打一個敬禮，就跑走了。

司務長凝神看着他那跛腿跛腳的身架，心裏不覺得又嘟囔了一句：

「真熊包，幾年兵給他白當啦……」

但是，連長喊他一聲，他跑過去，並且行了一個帶響的軍禮。

你爲啥老給咱鬧這一套？」連長說。「在當年，咱們做買賣的時候，哪興這呢？」

「你又是摸那塊黑疤痘，」司務長責備他。「你忘了咱們盟誓啊？」

連長那大臉高興透了。他說：

「哎，別提那話啦，你看，」他把司務長領到屋裏去，站在一個牆角裏。「我總看這屋牆不

對頭，這裏邊我覺得一定有典故，你量量它！」

司務長伸着兩手量一量那屋牆，又到屋外用那老架勢量一道，沒進屋門，就興沖沖地說：

「×他娘，準差三尺，沒有啥話講啦！」

於是，司務長叫來了十幾個老總，扣緊屋門，用挖戰溝的那些家伙，挖着屋牆，那死牆頭難耐似的喀喀着，屋子打起抖顫，塵土到處飛滿了。

「瞠不了咱的眼，」連長估量屋牆說。他忽然轉臉對住司務長，忙裏忙氣地說：「頭門上再加個門崗，誰也不准他進來！」

正在這時候，好像屋子倒塌了似的，一個重重的東西彈在房薄上，那黍楷房子薄顫了幾顫，一個莊稼人就摔了下來。那人嚇得臉色像個白冬瓜，滿身打着顫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眼睛要埋到懷裏去似的，磕起頭來了。

全屋子裏的人嚇了一呆，大家發傻了半響。

連長生氣似的，很力踢那人的屁股。

「你是做啥哩？×你小妹妹，你是不是敵人的便探子？」

那人照樣磕着頭，像哭一樣嚶嚶着：

「那裏邊沒有啥東西，老爺！那裏邊沒……」

「你說啥？」司務長瞪着俄勾勾的眼睛問。

「俺是看家的，老爺，掌櫃的走啦，俺……那裏沒有啥東西，老爺！」

「×你小妹妹，你爲啥藏到房頂上？」

「那裏邊沒有啥東西，老爺！」

屋牆喀喀嚶嚶氣似的響着，塵土滿屋子跑着，是誰一下子把牆挖透了，發着像孩子的臉紅色的大粒大粒的麥子向外流淌着。那個人偷眼一看，心裏打了一個驚心跳戰，馬上又是磕頭，並

且說：

那裏沒有啥東西，老爺！……」

「×你小妹妹，我是在翻便探子。」

老總們好像失指望了，有的就兩手拉住鐵剗，發着疲累說道：

「找個這窮老鼠窩。」

瞪着兩個呆眼，看着這種情形的司務長也不帶勁了，但是，他說：

「鑽進兩個人去看看。」

「不要慌！連長叫。」誰進去，得先翻翻他身上。」

於是，照着連長說的辦了。兩個老總打扮得利亮亮的，進到屋牆裏邊去了。一會，從裏邊扔出來兩個發鏽的青錢細，並且喊道：

「多進來幾個人！」

那個莊稼人嚇傻了一會，就忽然放聲哭了。他趕緊爬起來，一屁股坐在牆洞口，淚汪汪的眼睛盯住了老總們的臉，叫道：

「這裏邊沒有東西呀！老爺！叫俺多活幾天吧！」

連長氣惱了，氣也不願喘了，他真想給他一刀子。

司務長就給連長使個眼色。說：

「拉他出去。叫他找幾個人來支官差。」

那個人被幾個老總打着頭，屁股和脊樑，到底是哭哭啼啼走出去了。一個老總拿着帶刺刀的長槍跟着他。並且時時罵道：

「走快，臊你媽！」他不說話，低拉着頭，吸着鼻子走着。他心裏真想哭一場。他覺得他冤屈，也覺得心頭難受，他顫着嘴唇惱恨那些老總們，想一想，他又埋怨自己。爲啥不把自己心愛的家物和銀錢埋到地底下？爲啥自己要留在家裏不肯走？爲啥不在屋樑上爬得結實點？他搖搖頭，深深嘆了一聲氣，心裏苦楚地說道：

「俺這家產，能從這就敗下去麼？天爺呀！今年又是個十打十的壞年景！」

他覺得他沒法活下去了，他咬一咬嘴唇，拳頭握了一下子。但是，那個老總的一聲罵，把他提醒了，他又感到了一陣恐怖，兩個膀子馬上打了幾個抖。

「祖師爺保佑，」他忽然想道。

於是，他的嘴唇顫着唸起佛咒來。並且，他想捧起兩手，跺跺腳，喝上幾口法，他拿定了這個主意，他把這個老總領到佛堂裏去，領到祖師爺的面前，求下仙來，老總們就得給他磕頭作揖了。到那時候，誰還怕誰？

他心裏鬆朗多了。他的肩膀抖了一抖，又咳嗽一聲。但是，當他走近藥牆邊那個三套間小黑屋佛堂的時候，他的心卜卜的一陣跳，心情又變了。他覺得他把不穩，他有點胆却和害怕。爲啥以前不天天到佛堂裏來用功夫？祖師不怪罪麼？但是，他硬着心腸走進去了。

佛堂裏，兩邊牆上成排地掛着紅纓鎗，祖師爺的神位高高的座在正牆上，兩邊陪着紅綠綢子，七星寶劍閃着月亮的光輝。紅豆大小的油燈光亮搖動着，一柱香火正冒着長烟。貢桌前面還站着一個人，那人低着頭，兩手做成塔形捧在懷裏，跺了幾腳，喝着法

他高興透了。他還打算和那人說話，那個老總插腔了：「您在這地方還安實！」那個老總說着，走到喝法那個人前面，照頭打了一巴掌。「你不出去支差，你在這裏做啥？」

那個人一動也不動，照樣眯着兩眼唸佛咒，唸完以後，他又蹣蹣腳，喝了幾口法，兩手向下劃個大圓圈，用搓熱的手掌擦了擦臉面，然後才慢吞吞地答道：

「俺在侍候祖師爺。」

「臊你媽！你侍候老天爺也得打官差！」

他瞪了瞪那雙蟹蟹筋筋的眼睛沒有說話，幾槍托就打在他的膀子上了。他打了兩個趑躅。生着氣，蹙起脖子來，說：

「祖師……」

「臊你媽，走！……」

他站在牆根邊上，又向祖師爺的神位低下了頭，弓起脖子咽了一口響氣，兩手正要捧到胸前去，一個嘴巴就飛到他的臉上去。

「祖師……」

黃昏迷麻着眼睛走來了，漫地裏是一片暈沉和迷糊。割人手臉的野風，像走過一條緊繩子一般，啾啾的響着。遠遠的村落，被烟霧和黃昏埋住了，看上去，是那樣的黑濛濛的大影子。漫地裏寂靜得叫他想起了許多害怕的事，他的心就壓也壓不住似的，禿禿的跳了。前面那個

黑塔塔的趙家坟，埋着趙家那個爲了給她妹妹爭一把麥秸而上吊死的新媳婦，而宋家那個孤冷冷的閨妮坟也現在他的眼上來了。他縮了縮脖子，兩手掌就浸出黏糊糊的冷汗。他想架起腳跑一，但他又覺得，這樣作法，太沒有胆量，就咳嗽一聲，乾着嗓子唱道：

「有孤家與兵，

蓋九——

蓋九州嘯！

.....

他心裏那股難受勁，叫他一句也唱不下去了，死心塌地唉了一聲，擺擺嘴巴，自己覺得自己
啥好辦法也沒有了。「嗨，這種日子！.....」

一轉念，他覺得老天爺太擺弄人了。在這一年上，明明是該下雨的天氣，它就要刮風，焦人的太陽，天天晒着，把好好的田地都晒乾了。莊稼人的眼睛都愁壞了，瞪起愁眼看看天，天上是晴朗又晴朗，太陽火似的照着，熱刺刺的光線射着，白楊樹的葉子也晒捲了，野草的葉子挑旗了，而秋莊稼沒有種下，好好的田地空起來了，那麼一片平光光的田地也給乾死了。

莊稼人把關爺抬到廟外來晒，塔上求雨的神棚，派人到黑龍洞去取水，但是，高高的天空仍然是亮光光的，太陽仍然是熱刺的，田地仍然是焦乾的，秋莊稼用神法也種不上了。

「老天爺真想叫人吃人啦。」

佛堂裏大仙下來了，——是撲在張師傅那個忠心的徒弟二成身上的。二成搖着頭晃着膀子，兩手抖個不止，嘴裏嘟嘟着：

「年景壞來，

人心橫，

我看你們都會有災星，

呵嘟嘟，嘟嘟，

破災只有一條路，
家家都得備紅纓，

呵唧唧呵·唧唧……

莊稼人愁迷着眼睛，焦悶悶的心裏想道：

「天說，這總算魔道，可是，也算是神靈指點的呵。」

但是，莊稼人只是一心一意的盼着豆大的雨點，盼着莊稼種得足足，盼着收成透透的。就在眼前這大旱天，這個十成壞年景底下，莊稼人也只是愁眉苦臉的說：

「秋莊稼沒見面，來年的麥子沒種下，叫莊稼人可怎麼辦呢？」

偏偏在這發乾的土地上，老段和老吳又打起仗來，窮慘慘的農村裏過兵，霸王似的要着糧草，車馬，餉銀，官差……。老總們，像一個耙地的鐵耙一樣，不管不顧地耙過村莊。能帶的都帶了，帶不走的也都輾碎了，村莊上，家家戶戶都是空空的，人人都好像得了一場大病，人人都掛着愁眉苦臉，人人都發愁發得心都要死了。

「唉，這種年頭。」

他不敢想了。他幾年的苦心積下來的糧食，自己的祖宗留下的連動都不肯動一下的老青錢，心愛的財物，——這些他預備過欠年，並且可以够買幾畝地的心血，都被老總們不問輕重地拿走了，糟踏了！他覺得這真不勝殺死他，他寧願叫老總們殺死他。所以，當老總們排起長隊，從他村裏出發的時候，他跟在後邊攢着他們。

「呸！這叫俺怎得過？」他真想哭了，常常蹣着腳自語着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跟着那長隊走到底會有啥用處，他總是跟着，暗暗不離地望住連長，司務

長，槍疤臉和黑豆眼的老總，自己總覺得自己不能夠叫他們走脫，而他總會有辦法似的。他帶着有時難受，有時悲哀，有時惱憤的心情，心裏總是自語着半半拉拉的句子：

「這種龜孫！……求求您吧，老爺！……」

天黑盡了，老總們宿營了，他也走進林子裏去。但，他不能看到他所認得的老總們，就那麼帶着慘頭慘腦的敗興樣，苦寂寂的來回走在街邊上。

人脚稍定的時候，他被一個崗兵抓起來，送到一個麻臉的連長跟前：

「你是幹啥的？」那連長問他，他歪着眼睛一望他，覺得不認識，一句話也沒響。

那個麻臉連長上去打他一耳光，他才打一個咧蹶說：

「俺來攢俺的東西。」

於是，他被綁在樁樹上綁了一夜，第二天他就給麻臉的連長的勤務兵背着鎗和行李，一直走了兩天才放轉來，現在，他只想安安祥祥的到家，看見自己的爹娘，老婆和孩子也就够了。

他的心一沉靜，漫地裏那股淒涼勁，又向他包圍過來了。遠得模糊的那種狗叫的聲音，聽起來，叫人覺得孤苦又寒酸，那麼憐哀哀的飄忽着。野貓子在孤坟的小樹上，四處朗播着惡笑的聲音，野風啾啾着。他的蠢笨的腳步擦着地，衣襟繞在大腿，發出來好像有幾個人走路的聲音，他又害怕了，很想回頭看一看，但，又不敢這樣作，於是，手心裏又浸出了兩把汗。

「要到家啦。」他說。壯着自己的胆量。

他走進寨門的時候，脚步就忽然遲疑起來了。他想他應該怎麼走到家裏去呢？家裏人看見他，是高興呢？還是會大哭一場呢？家裏人有沒有逃回家裏來呢？他用着他老實的心眼想像着，並

且推測着。心裏就帶着摸不清頭的高興勁暗暗說：

「俺娘準會天天跪在天爺台那裏，禱告着『老天睜睜眼吧，叫俺福運平安回家吧！』俺一到家……，」

他的心嘆通一下，像掉到泥水坑裏似的，一切事都沾髒髒了。他的心卜卜跳了幾下子，頭一暈沉，脚步又邁得跛跛顛顛的了。但是，他走進了大門，便硬着心又推開屋門走進去了。

他老婆——福運嫂子正低着頭，坐在床沿上梳辮子，一看他進來，趕緊放下草辮，心裏又快活又激動他望住他，一句話也沒說出來。

他站在那種浮忽混迷的燈光下，平皺着眉頭，半響沒有看清什麼，就問道：

「咱爹咱娘啊？」

「睡啦，睡大覺去啦。」福運嫂子說。她一見他，心裏就狂喜的激動。但是，不知道要說哪種話，不知道自己應該有個什麼動作，臉上也是那種一味死板的笑，兩手扣在肚子上，腳跟站着，眼睛不離他，可是，肚裏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一直沉默着。

福運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兩肘放在燈桌上捧住臉，眼睛望住搖擺的燈頭，心裏很納悶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福運嫂子照樣站着，後來站得沒勁了，看看自己的男人那個喪氣樣，心痛了，這才湊近一步，說：

「放着不叫你留在家裏吧，你偏不聽說，你說你要看着家裏的東西，你守着不也是不當事？唉！」

他輸理似的，一聲也不說。

孩子睡得死死的，屋裏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福運嫂子忽然把托着頸膀的手拿開，把臉湊近他去，驚神担心地說：

「你從哪來呢？吃飯沒吃呢？」

福運搖搖頭，唉了一聲，一句話沒說，就要上床去睡覺了。他那種煩煩亂亂，悶悶躁躁的神氣，使福運嫂子一點也不能安靜了，她作不下活去，吹滅燈火，也睡覺了。

但是，她睡不着。她想，她的男人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曲，她的心就有點痛。她用手摸一摸他的背脊，膀子，兩肋和腰，她覺得他瘦多了。想想遭遇的這種冤枉事，心裏湧起一陣酸楚，就吸着鼻子哭起來了。

他扭過臉來，兩手按住她的抖抖的肩膀，說：

「你哭啥呢？」「你不知道叫那些兵雜種怎得擺弄成這樣啦！」她抹一把鼻子到床頭上。他單單嘆息了一聲。

福運嫂子爲了安慰他，疼心他，起初就摸摸他，後來就用自己的身子貼緊他，用手撫摸他的胸脯，心口和肚子。他不動不響。後來，他感覺到自己還有點幸福似的，就慢慢扭給她一臉，慢慢把手放在她的身上，把嘴巴放在她的脖子裏，毛胸脯貼在他的乳峯上。一句話也不說，福運支起胳膊肘子欠起身來，福運嫂子就把她的身子移到他的胸脯底下去，這好像是祖仙傳下來的老規矩，而自己也好像做熟了這回事，到現在，沉默就好像變或了親密的言語了。

但是，他的手抱住她的臉，兩對眼睛在黑暗裏默默對視的時候，福運嫂子彷彿覺得不說幾句話難耐這種會神的樂趣似的，就說道：

「你回來啦，就好啦！咱家有兩天沒動煙火啦，明個咱也沒啥吃，這日子可怎打發呢？」

福運的心一沉，心裏那股興奮股跑走了，再也提不起心勁來了，他把臉平放在她的肩膀上，嘆了一口氣，他就從她的平光光的身上滑下去。

第二天，福運嫂子大清早就帶着兩個孩子到地去揪麥苗子去了，她們回來的時候，太陽高高的爬上了屋頂。她把一籃子黃澄澄的麥苗放在鍋台上，走向自己的屋裏時，公公和婆婆喪頭喪臉的並排坐在她的床沿上，不動也不說話。

「他還沒起麼？」她問。

老公公低拉着頭，連看也不看她。婆婆說：

「俺福運病啦，唉，燒手熱，……」

她走過去，站在床前邊，看了他兩眼，就低下頭來，眼淚把床幫都打濕了。

x x x x

細絲一樣清快的春風，把光查查的柳條又吹綠了。高大的白楊樹，在闊朗的晴空底下挺着身子，發出青白的顏色，毛蟲溶溶爬滿它的硬生生地枝條，隨風搖擺着。野地裏野草從它的乾枯的老莖上，也放出了芽尖，榮榮的青氣，像遠水似的一片片的閃動着。冬天給趕跑了。春天，像一個小腳大闊妮一般，從老遠老遠的地方，搖搖顛顛地笑着走來了。

太陽天天開朗着一張大臉面。

但是，在平常，把春天當成爭一位座上神的莊稼人，這年頭，誰也沒有心勁招呼這些事了。每天，當他們的睡眠一睜開，看到窗縫裏透進來的亮光時，他們的心裏就嘆一口氣，那意思是說：「這日子可怎得打發呢？飢春三個月可用啥支撐呢？」

一個死去活來的冬天，把莊稼人都過够過苦了，壯年漢子都像從傷寒病堆裏爬出來，肌黃面

瘦，臉上好似叫蜜臘塗過一道，黃得叫人難過。老年人，一層一層的瘦皮低拉滿臉，眼睛陷得很深，嘴角狠命向下垂着，好像經過一道風乾。小孩子，個個都帶着一個透明似的大肚子。他們胸脯上的肋骨，一根一根的凸露着，脖子很細，頭大得幾乎叫人不信是他們自己的。他們，原是斗人歡喜的一付嘴臉，也被飢餓擺弄成刻刻劃劃的死板像了。

「聽老人家說，光緒八年就是個人吃人的年頭，而民國的第八年，」老年人遲疑着，嘆了口氣，不安地又說：「莊稼人能從這裏斷根麼？」

莊稼人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人能斷根的這回事，他們不相信。他們心裏插着攪心的刀子，壓緊眉頭仍然俟過着這種吃野草樹的日子，心裏總是希望着：吃得飽飽的，日子過得想要幾畝地就接幾畝地文書的好年月。

年發就是這樣一個人。很多天，他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了，但，他總不忘牛屋裏那匹小黃牛。每天，當那牛已經吃完草，應該牽到院裏去的時候，他捨不得，他總覺得牠沒有吃飽。他再加一把乾草給牠，看着牠磨着下巴吃完，這才肯把牠綁在院裏的小樹上，騷一騷牠那炸起的毛叢，心裏難過地說：

「這牛瘦了，就要瘦得不能打套了，唉。」

這時候，他才覺得他是真倒霉了。垂頭喪氣。他像往常碰到沒法辦的困難事時一樣，背起兩手走到自己的老坎上去。他不聲不響向爹娘的坎磕三個頭，就躺在坎道裏，枕住一條胳膊睡個半天，有時候睡到深夜，才爬起來走回家裏去。

因為他的這個脾氣，養成了他老婆一個非常急躁的性子。她總是指住眉頭罵他：

「你光會找你那死爹，你那死爹不知道能當你的啥事？大人孩子要都餓死，你可睡在爹懷